

海隅書簡

段永輝弟兄

段永輝弟兄是我的文字交。五年前，我去波蒙城的路上，在休士頓遇見他。那時在休士頓的某報紙上有一幅音欄，他就寫一些見證發表。

段弟兄多才多藝，難得的是他信主以後很有福音負擔，開始以書信方式向他的朋友作見證、傳福音，他把這些書簡寄了一些給我。他的文章真是清新可喜。徵得他的同意，我們今後將在本刊開一專欄、陸續發表。

——編者

我的泉源

親愛的弟兄姊妹：

平安！在我所住的加維斯頓 (Galveston) 這個墨西哥灣的小島上，看看窗外的藍天、海浪、沙灘，美的就像加州一樣，可是只要一出了冷氣房，屋外的大太陽立刻就會提醒我說：「不，這是七月的德州，不是加州。」

對於許多音樂家而言，除了擔心他們的小提琴會脫膠、鋼琴會走音之外，這種又濕又熱的大夏天還意味著另一件事，就是「失業」。因為美國職業演藝團體的節目，都是由九月排到下一年的初夏。比如在離我不遠的德州第一大城休士頓，過了獨立紀念日的煙火和「愛國歌曲」之後，音樂家就開始放「暑假」了。再加上這幾年德州受石油跌價的影響，經濟一蹶不振，演藝工作者的漫漫長夜似乎顯得更長、更熱了。

但是一片蕭條聲中，一些富商大賈顯然玩興未減，去年他們斥資七千五百萬美元在休士頓的市中心蓋了一座華山演藝中心 (Morrison Center)，有兩個歌劇院和各種極先進的舞台設備。我還記得去年九月二日是休士頓芭蕾舞團在「華山」落成之後的首演之夜，演出「羅密歐與朱麗葉」，人們花二百五十元一張票的價錢來赴盛會。那天的演出也拖得特別晚，因為中场休息的時候，客人在場外大喝免費香檳不肯入場。結束後還有舞宴，狂歡直到半夜。

「藉着美麗的音樂與人溝通」這種高尚的理想，支持了許多音樂家走上了這條並不平坦的路，又引以為榮；可是在幾個樂團裏盪芋充數了五年多，認識了成群的音樂家、拉了無數音樂會之後，我這個敬陪末座的小提琴手，無可避免的觀察到在現實與憧憬之間有一片乾旱疲乏無水之地：

或許音樂本身仍是美麗的，但是經過成年勞苦的練習（我在休士頓認識的音樂家至少有七人因手傷需要療養、甚至開刀）、重覆的演出（芭蕾舞團去年演了廿八次的「胡桃鉗子」、九場「羅密歐」……），無禮指揮的咆哮和玩票觀眾的哈欠，再美麗的音樂也瀕臨死亡。

當疲倦的時候，團員們並不期望用演奏來表達什麼（今晚能不拉錯太多音就好……），聽眾也不見得指望來受何等感動（不如有家聽雷射唱片或是偶爾看看名家的演出），音樂家往往只是他們社交生活的點綴，而他們與資本家同是樂團的財源……可悲嗎？却是多數音樂家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就在去年芭蕾舞團演出「羅密歐」的同時，我還有幸參加了另一場「音樂會」——其實是我們教會為新來的留學生所辦的音樂佈道會，我們教會很小，詩班更小，多數人對五線譜也並不熟悉，忽忽的練了幾次，大體上能不出錯就好了，水準方面更沒什麼可要求的。

可是我們每一個人心中都有音樂，唱主的喜樂甘甜、也唱祂的受苦受死，聖靈幫助我們軟弱的歌聲，把心中的音樂傳達出去……。

沒有掌聲、沒有表演、沒有勉強，也沒有衣冠楚楚……

楚……可是音樂在我們中間復活了，音樂家也復活了，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感覺，但當晚我覺得每一位同工的弟兄姊妹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音樂家，我也覺得音樂家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曾經有一個故事這樣說：

有一天，街上有花車遊行，有一個小女孩用鮮花做成了一個十字架，也去加入遊行的行列。這時旁邊有位老先生，看見她的十字架，就來對她說：「孩子你錯了，十字架不是用美麗的鮮花做的，它是古老粗糙的木頭，上面還有殘忍的釘痕和斑斑血跡。」小女孩却抬起頭來對他說：「不，先生你錯了，只要耶穌的手摸過，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不被祂改變。」

我也曾經體會過那個小女孩的心情，在福音聚會後第三天，我就向芭蕾舞團遞出了辭呈。

願主的恩常與您同在

主內

永輝 敬上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說：我的泉源都在你裏面。

——詩篇八十七篇7節——